数字人文中心建设主体属性与建设模式研究

李天硕[1 2] 张冬荣[1 2 *] 段美珍[3]

[1]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 100190 北京 [2]中国科学院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信息资源管理系 100190 北京 [3]军事科学院军事科学信息研究中心，北京 100142

摘要：[目的/意义] 由于数字人文跨学科文理兼容的特性，数字人文中心建设主体的属性与建设模式也呈现出多样性，梳理总结国内外数字人文中心建制化结构特征，为我国数字人文学科发展提供比较参考。[方法/过程] 本文采取网络调研和案例分析方法，对国内外数字人文中心的建设现状进行调研，分析当前数字人文中心建制机制，归纳建设主体的社会属性、学科属性和建设模式，并结合“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到“信息资源管理”一级学科更名带来的学科边界拓展，探索信息资源管理学科参与数字人文中心建设的新内涵。[结果/结论]调研结果显示，国内外数字人文中心建设主体的社会属性包括公立组织、社会组织、个人自建组织和复合组织；学科属性包括人文学科、计算机学科、信息资源管理学科和图书馆四类；存在自建模式、共建模式、复合模式三种建设模式。

关键词：数字人文 建制机制 数字人文中心建设 建设主体 建设模式

分类号：

1 背景与研究现状

1.1 全球数字人文中心建设持续推进

“数字人文”（Digital Humanities）是随着上世纪计算机技术发展而兴起的交叉学科，上世纪末，随着社会信息化的重点从技术系统开发转向跨系统资源整合，特别是知识管理思想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广泛传播，2001 年美国学者 J. Unsworth 与 S. Schreibman、R. Siemence 联合出版 *A Companion to Digital Humanities* 一书，提出要克服人文计算“单纯数字化”的倾向，从技术视角回归到研究对象相关知识体系的数字化呈现上来，建立“数字人文”新视角[1]。数字人文中心(Digital Humanities Center)作为开展数字人文研究的建制化学术机构，首先在美国建立，随后兴起于世界各国。截至 2022 年 10 月，国际数字人文中心联盟网站(centerNet)共登记数字人文组织 203 个，与此同时，国内数字人文中心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2011 年，武汉大学成立“数字人文研究中心”，成员来自武汉大学信息资源研究中心、遥感信息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信息管理学院、计算机学院

* 通讯作者：张冬荣，研究馆员，硕士研究生导师；
李天硕，硕士研究生
段美珍，博士，副主编

chinaXiv:202307.00001v1

等多个学术机构。2018 年以来，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上海大学等国内高校也先后成立数字人文中心。

1.2 数字人文中心建设研究现状

基于数字人文中心建设模式的个案分析为我国数字人文中心建设和学科发展提出建议，是目前国内相关研究的重点，苏日娜、薛玉等以中山大学数字人文建设发展规划编制中积累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思考为基础，提出新文科背景下高校图书馆数字人文建设的实践经验与规划建议[2]；朱前东、吴育冰以剑桥大学剑桥数字人文实践为例，从其概况、实践、管理及图书馆服务等角度解析其跨学科、跨部门合作模式，分析图书馆在合作中的角色与功能[3]。国内还有一些对某一国家或区域内多所数字人文中心的比较研究，王利君、杨友清对澳大利亚 10 所高校的 12 个数字人文中心建设进行调查,对其隶属机构、团队构成、项目研究的学科领域和内容进行统计分析,探索澳大利亚数字人文中心的运作模式[4]；邓要然、李少贞选取 14 个美国高校数字人文中心作为研究样本,运用网页调查法和定量分析法,对其组织隶属关系、人员构成、数字人文项目的研究领域和技术应用进行统计分析,探究美国高校数字人文中心的运营机制[5]。国外相关研究不仅关注了数字人文中心建设案例分析，同时关注到各主体间的合作是数字人文学科的核心价值。Burghardt,M 和 Wolff,C 概述了德国数字人文中心的结构和发展，概况、功能和服务，用户、网络和项目，以及未来的观点和战略，并讨论了数字人文中心的未来前景[6]。Galina, VM; Polina, NMR and Vsevolod, AS 描述了从事数字人文学科研究和教育中心的组织形式[7]。Rodriguez-Yunta, L 强调了技术中心在加强数字人文学科方面发挥的核心作用，认为图书馆和信息科学特别是学术和研究图书馆与数字人文项目合作是加强其网络基础设施的战略机会[8]。Wong, SHR 认为数字人文学科的协作方面是该领域的核心价值观之一[9]。

2022 年 9 月 14 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发布了《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 年)》，明确原一级学科“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更名为“信息资源管理”。新学科名称拓展了学科边界，数字人文成为新学科重要内涵之一，数字人文的学科体系构建与学科实践拓展，必须突破当前的个案分析，推进数字人文研究平台建制化发展，应从全球视野对数字人文中心建设主体属性和建设模式进行考察，分类梳理全球数字人文中心建设主体属性和建设模式。本文采用国际数字人文中心联盟网站（CenterNet）上登记的数字人文组织，经过筛选，排除规模不符、主体研究不符和网页损坏等状况后，对 100 所数字人文中心进行调研与比较分析，归纳总结数字人文中心建设主体属性和建设模式[10]。

2 国外数字人文中心建设状况调研

2.1 建设主体的属性

chinaXiv:202307.00001v1

数字人文中心建设主体的社会属性可从两个层级视角进行考察。第一层级视角依据数字人文中心建设主体的社会形态，划分为公立组织、社会组织、个人自建组织、复合组织四种属性。第二层级视角则聚焦公立组织形态，依据建设主体的行政级别，划分为国家级别、高校级别、院系级别三类。本文调研的 100 所数字人文中心建设主体以公立机构的数量为最多，达 78 所，社会组织 11 所，复合组织 6 所，个人自建组织 4 所；在 78 所公立数字人文机构中，国家级别 10 所，高校级别 28 所；院系级别 40 所。



图 1：数字人文中心建设主体社会属性层次图

从第一层级视角来看，公立组织数字人文中心主要是隶属于国家教育、文化系统各层级的部门。如奥地利数字人文和文化遗产中心（The Austrian Centre for Digital Humanities and Cultural Heritage ,ACDH-CH）是奥地利科学院最年轻的研究所，在与联邦科学、研究和经济部的密切合作下，它于 2015 年由科学院主席团成立[11]。社会组织数字人文中心则多是独立的、非营利性组织，部分由基金会赞助。如人文社会科学在线（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 Online, H-Net）是一个独立的、非营利性的学术协会，为学者、教师和相关专业人士提供一个开放的学术空间[12]。研究者自建的数字人文中心如 Rhizome 由艺术家 Mark Tribe 创建，通过委托、展览、学术研究和数字保护来倡导生生不息的数字艺术和文化[13]。复合组织的数字人文中心是国家、社会、个人多方联合参与，如东京大学文学院进化人文中心（Center for Evolving Humanities），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 1994 年，当时东京大学文学院江岛康则教授成立了“大仓本数据库研究小组”，由科研拨款和私

chinaXiv:202307.00001v1

人捐款共同承担。历时 13 年共计费用 6 亿日元完成《大正新三藏大藏经》全部文本输入。2007 年东京大学文学院以《大藏经》文本数据库为基础，构建基于文本资源的人文信息学的先进中心，即现在的进化人文中心[14]。

从第二层级视角来看，国家级别数字人文中心的建设主体为国家部门，如计算语言学研究所（Institute for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ILC）是计算语言学领域在国内和国际上的一个参考中心，该研究所是意大利国家研究委员会（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of Italy,CNR）社会科学与人文、文化遗产部（Department of Social Science and Humanities, Cultural Heritage,DSU）的一部分[15]。高校级别的数字人文中心建设是由学校级统筹建设和管理，如成立于 1992 年的英国国王学院数字人文系(Department of Digital Humanities)，提供数字文化本科学位、数字人文的硕士/博士研究学位[16]。院系建设主体即由高校内的学院来组织推动成立下设数字人文中心。如德州农工大学数字人文研究中心（Center of Digital Humanities Research）由该校文学院主办，其使命是促进文学、历史和文化研究中计算方法的运用[17]。

数字人文中心的学科属性，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建设主体的学科属性来体现，本文通过对 41 所院系级别数字人文中心建设主体学科属性进行梳理，可以发现人文类学院的参与度最高，29 所有人文类学院的参与，参与度达 72.5%，主体包括艺术与人文学院、设计学院、人类和社会未来学院、人文创意产业和社会科学学院等诸多相关人文学科领域的学院，如佩尔姆州立大学数字人文科学中心由该校历史与政治学院主导建设[18]；位居第二的为图书馆学，参与度达 35%，图书馆作为具有职能特征的学科单元主持数字人文中心建设，是非常重要的主体，如耶鲁大学数字人文实验室是耶鲁大学图书馆的一个单位[19]；计算机学院、信息学院和其他机构的参与度虽然较低，分别为 12.5%、7.5%和 5%，但表明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对数字人文研究的作用不容忽视，如明尼阿波利斯大学数字艺术、科学和人文工厂由包括该校科学和工程学院信息技术部等九所单位共同创建[20]。

表 1：国外院系级别数字人文中心参见机构学科属性分布表

序号	机构	参建机构	学科属性
1.	内布拉斯加州大学林肯分校人文数字研究中心	内布拉斯加州大学林肯分校文理学院	人文学科
2.	佩尔姆州立大学数字人文科学中心	佩尔姆国立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	
3.	德州农工大学数字人文研究中心	德州农工大学文学院	
4.	匈牙利 Eötvös Loránd 大学数字人文中心	Eötvös Loránd 大学人文学院	
5.	奥地利数字人文中心人文信息模型中心	格拉兹大学艺术和人文学院	
6.	纽卡斯尔大学文学和语言计算中心	纽卡斯尔大学人类和社会未来	

chinaXiv:202307.00001v1

chinaXiv:202307.00001v1

		学院、人文创意产业和社会科学学院	
7.	科隆大学数字人文研究所	科隆大学人文学院	
8.	加州州立大学北岭分校数字人文中心	加州州立大学北岭分校人文学院	
9.	明尼阿波利斯大学数字艺术、科学和人文项目	明尼阿波利斯大学教育创新中心、设计学院、文科技术和创新服务	
10.	博洛尼亚大学数字人文高级研究中心	博洛尼亚大学古典语言学和意大利研究系	
11.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艺术与社会科学学院数字人文学科研究中心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艺术与社会科学学院	
12.	西悉尼大学数字人文研究计划	西悉尼大学人文和传播艺术学院、文化和社会研究所	
13.	数字写作和研究实验室	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修辞学与写作系	
14.	维多利亚大学人文计算和媒体中心	维多利亚大学人文学院	
15.	麦克马斯特大学人文媒体与计算部	麦克马斯特大学人文学院	
16.	谢菲尔德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	谢菲尔德大学艺术与人文学院	
17.	杨百翰大学数字人文办公室	杨百翰大学人文学院	
18.	麻省理工学院 HyperStudio 数字人文学科实验室	麻省理工学院人文、艺术和社会科学学院	
19.	堪萨斯大学人文数字研究所	堪萨斯大学霍尔人文中心、文理学院	
20.	洛约拉大学文本研究和数字人文中心	洛约拉大学文理学院	
21.	马里兰人文学科技术研究所	马里兰大学学院帕克分校艺术与人文学院	
22.	密歇根州立大学数字人文学科和文学认知实验室	密歇根州立大学英语系	
23.	Media Arts + Practice (MA+P)	南加州大学电影艺术学院	
24.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国立传记中心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社会科学研究学院	
25.	新西兰电子文本集	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英语学院	
26.	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数字人文学科研究计划	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文学院	
27.	坎特伯雷大学艺术数字实验室	坎特伯雷大学数字人文系	
28.	亚利桑那大学数字人文中心	亚利桑那大学人文学院	
29.	维尔茨堡大学数字人文	维尔茨堡大学人文学院德语语言学研究所	
1.	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数字学术研究	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	图书馆学
2.	弗吉尼亚大学图书馆学者实验室	弗吉尼亚大学图书馆	
3.	俄勒冈大学数字学术服务	俄勒冈大学图书馆	
4.	Ward M. Canaday 特藏中心	托莱多大学图书馆	
5.	耶鲁大学数字人文实验室	耶鲁大学图书馆	
6.	内布拉斯加州大学林肯分校人文数字研究中心	内布拉斯加州大学林肯图书馆	
7.	明尼阿波利斯大学数字艺术、科学和人文项目	明尼阿波利斯大学图书馆	
8.	电子文本文化实验室	维多利亚大学图书馆	

9.	堪萨斯大学人文数字研究所	堪萨斯大学图书馆	
10.	爱尔兰虚拟研究图书馆和档案馆	都柏林大学数字图书馆	
11.	西班牙数字人文学科创新实验室	西班牙国家远程教育大学图书馆	
12.	新西兰电子文本集	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图书馆	
13.	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数字人文学科研究计划	德克萨斯大学图书馆	
14.	坎特伯雷大学艺术数字实验室	坎特伯雷大学图书馆	
1.	明尼阿波利斯大学数字艺术、科学和人文项目	科学和工程学院--信息技术、健康科学技术、研究计算	计算机科学与工程
2.	博洛尼亚大学数字人文高级研究中心	博洛尼亚大学计算机科学与工程系	
3.	西悉尼大学数字人文研究计划	计算机、工程和数学学院	
4.	西班牙数字人文学科创新实验室	计算机工程 ETS	
5.	牛津大学电子研究中心	牛津大学工程科学系	
1.	艺术和人文的文化信息学研究中心	伦敦大学学院信息研究系	信息科学与技术
2.	明尼阿波利斯大学数字艺术、科学和人文项目	明尼阿波利斯大学汉弗莱公共事务学院-信息技术	
3.	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数字人文学科研究计划	德克萨斯大学信息学院	

2.2 建设模式与特点

本文对各数字人文中心的建设历史、成果与发展目标进行整理，归纳出自建模式、共建模式和复合模式三种建设模式，并分析建设模式与数字人文中心建设主体之间的联系。

2.2.1　自建模式

自建模式即数字人文中心由单一主体自主建设，主要对接院系内部学科研究需求，与其他院系的合作水平较低。71.6%的院系级别数字人文中心采用了自建模式，该类院系级别数字人文中心的建设主体主要是人文类学院（高达 72.5%)。如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数字人文学科研究中心（Centre for Digital Humanities Research，CDHR）是人文和艺术研究学院的一部分，它是一个研究和教学活动的中心，包括在文学和艺术史、人类学和网络科学等领域具有专长的研究人员和开发人员。该中心研究与数字技术联系在一起，这些学科包括人类学、视觉艺术、博物馆和收藏、社会和环境史、文学研究和语言学[21]。该类型中心的建设动机在于对接人文类学院自身的数字资源建设、组织和分析的需求，呈现出院系自身主导建设的形态。

2.2.2　共建模式

共建模式是多个类型相同的建设主体共同参与数字人文中心的建设、管理和研究的模式。共建模式适应数字人文研究跨学科的性质，有助于调动各学科主体参与度。在共建模式中，有些数字人文中心的各建设主体地位相同，如罗纳-阿尔卑斯历史研究实验室（Le laboratoire de recherche historique Rhône-Alpes）由卢

chinaXiv:202307.00001v1

chinaXiv:202307.00001v1

米埃尔-里昂第二大学（Universités Lumière-Lyon 2）、让-穆林-里昂第三大学（Jean Moulin-Lyon 3）、格勒诺布尔-阿尔卑斯大学（Grenoble-Alpes et de l'ENS de Lyon）和里昂国立大学（l'ENS de Lyon）共建[22]；明尼阿波利斯大学数字艺术、科学和人文工厂（The Digital Arts, Sciences, & Humanities），是由明尼阿波利斯大学九个单位组成的联盟，包括教育创新中心（Center for Educational Innovation）、设计学院（College of Design）、科学和工程学院—信息技术（College of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 Information Technology）、汉弗莱公共事务学院-信息技术（Humphrey School of Public Affairs - Information Technology）、健康科学技术（Health Sciences Technology）、高级研究学院（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文科技术和创新服务（Liberal Arts Technologies and Innovation Services）、研究计算（Research Computing）、大学图书馆（University Libraries）[20]。也有些数字人文中心的各建设主体地位不同，以 1+N 方式（即由一个建设主体主导建设，并统筹其他建设主体参与）进行组织管理和开展研究，如博洛尼亚大学数字人文高级研究中心（The Digital Humanities Advanced Research Centre）作为隶属于古典语言学和意大利研究系（Department of Classical Philology and Italian Studies , FICLIT）的研究单元，协调组织来自 FICLIT、博洛尼亚大学计算机科学与工程系（Departmen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DISI）的研究人员、教授和学生联合开展研究[23]。

2.2.3　复合模式

复合模式数字人文中心建设主体不仅来自不同高校或院系，还来自教育系统之外的社会单元，如个人、基金会等社会组织、企业乃至国家机关。如语言学数据联盟（The Linguistic Data Consortium , LDC）是一个由大学、图书馆、公司和政府研究实验室组成的开放式联盟，成立于 1992 年，旨在解决当时语言技术研究和开发所面临的严重数据短缺问题。高级研究计划局（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为该联盟提供了种子资金，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通过赠款提供额外支持，目前 LDC 由宾夕法尼亚大学主办，是该大学艺术和科学学院（School of Arts and Sciences）的一个中心[24]。公共历史+数字人文中心（Center for Public History + Digital Humanities）由克利夫兰州立大学历史系教授马克-特博博士和马克-索瑟博士之间的一系列合作演变而来，该中心专注于将历史、教育、图书馆和信息科学以及技术方面的个人和学术研究结合起来，以便更好地服务于公众[25]。复合模式体现了数字人文中心建设主体的多元性，数字人文不仅仅是高校、科研院所中的学术研究，也是一项社会性文化项目，受益

于政府、企业、个人的支持，并以服务公众为最终目标，由此呈现出多元主体复合建设的模式。

3 国内数字人文中心建设状况调研

本文对国内 17 所数字人文中心建设现状进行调研后发现，国内数据人文中心建呈现出与国外显著的差异性特征，在建设主体的学科属性方面，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的参与度更为突出。

3.1 建设模式

与国外相比，国内数字人文中心的建设模式较为单一，以高校或院系主导的自建模式为主要形态，同时存在高校主导校内多所院系共同参与的共建模式和公共图书馆自建模式。

表 2： 国内数字人文中心建设主体属性与建设模式

机构	建设主体属性	建设模式
复旦大学大数据研究院人文社科数据研究所	高校建设	共建模式
武汉大学数字人文研究中心	高校建设	自建模式
中国人民大学数字人文研究中心	高校建设	自建模式
北京大学数字人文研究中心	高校建设	自建模式
电子科技大学数字文化与传媒研究中心	高校建设	自建模式
华东师范大学调查与数据中心	高校建设	自建模式
上海师范大学数字人文研究中心	高校建设	自建模式
上海外国语大学数字学术中心	高校建设	自建模式
武汉大学文化遗产智能计算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	高校建设	自建模式
南京大学高研院数字人文创研中心	院系建设	自建模式
北京师范大学数字出版与数字人文研究中心	院系建设	自建模式
南京师范大学数字与人文研究中心	院系建设	自建模式
上海大学数字人文研究与发展中心	院系建设	自建模式
清华大学中国古典文献研究中心	院系建设	自建模式
云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数字人文”实验室	院系建设	自建模式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数字信息研究室	院系建设	自建模式
上海图书馆数字人文服务平台	公共图书馆建设	自建模式

3.2 建设主体

依据前文中对数字人文中心建设主体的划分与分析方法，在社会属性方面，国内存在高校级别、学院级别两种公立属性的数字人文中心。与国外相比较明显不同的是，我国存在以公共图书馆为建设主体的数字人文服务平台，如上海图书馆数字人文服务平台提供“数字人文开放数据平台”“盛宣怀档案知识库”“家谱知识服务平台”等窗口[26]。在学科属性方面，因各学科院系的参与度在已有公开资料中并非明确或易识别，因此本文选择从研究者学科身份分析国内数字人文中心建设主体的学科属性。

chinaXiv:202307.00001v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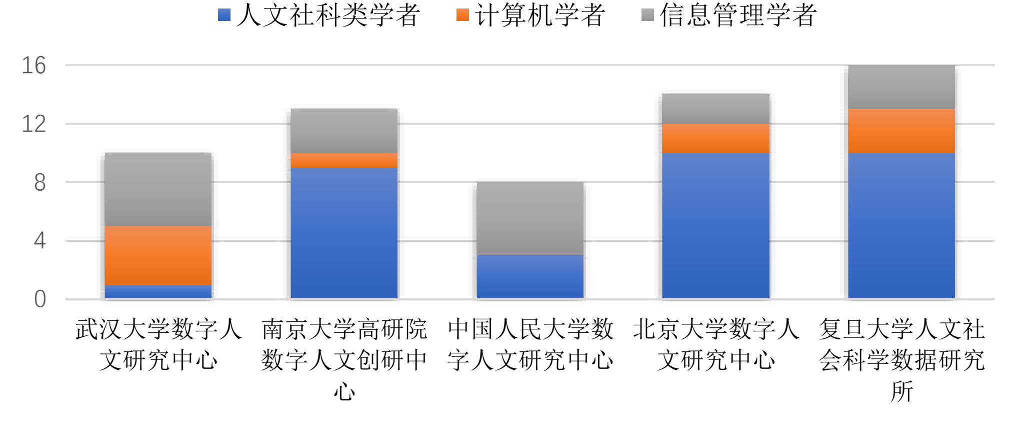


图 2:国内主要数字人文中心研究专家学科身份结构

从国内五所建制成熟的数字人文中心研究者学科属性情况来看。国内数字人文中心建设主体主要包括人文社会科学、计算机科学、信息资源管理科学三类专业学者，建设主体学科属性呈现出两种结构：一类由信息资源管理学科引领，信息资源管理专业学者是中心主体研究力量，如武汉大学数字人文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数字人文研究中心；一类由人文社科类学科引领，其研究者多具备人文社会科学类专业研究背景，如南京大学高研院数字人文创研中心、复旦大学人文社会科学数据研究所等。

3.3 建设特点

数字人文是一门交叉学科，各学科如何在数字人文中心建设以及后续研究中发挥作用，各学科的贡献具有哪些差异性？这是值得探讨的。与国外相比，我国信息资源管理学科在数字人文中心的主体学科属性中表现突出，本文以武汉大学数字人文研究中心和北京大学数字人文研究中心两所建设主体学科属性结构不同的数字人文中心为典型安全，从研究目标、研究人员学科构成和研究项目三个角度考察它们的建设特点。

表 3:武汉大学数字人文研究中心与北京大学数字人文研究中心建设特点

机构	武汉大学数字人文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数字人文研究中心
研究目标	武汉大学数字人文研究中心是一个跨学科研究平台，致力于探索各种数字信息技术在人文学科知识生产、传播与教学中的创新性应用路径与方法，以及数据驱动的人文社科研究范式创新。中心特别关注人文学科与图档博领域的文献和文化遗产资源的数字化、数据化、语义化处理；智慧数据构建与服务理论、方法与技术；学术文献的语义增强、语义出版、关联发布与数字叙事；人文社科大数据资源管理与文化领域知识图谱建设；古籍文本挖掘、遥读与数字记忆再	北京大学数字人文研究中心是北京大学的校级跨学科研究虚体。中心是中国古籍保护协会“古籍智能”专业委员会的牵头组织单位，致力于古籍资源的智能开发与利用。北京大学数字人文中心的目标包括，将数字方法应用于人文学科的语料进行跨学科研究，特别是将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应用在大规模人文语料上进行长历史跨度分析和跨文化比较，为人文学科打造通用的数据工具和计算平台，并借助新技术来呈现人文领域的研究成果。

chinaXiv:202307.00001v1

	造；人文社科领域学者对数字媒介、数字出版物和数据资源的需求、采纳、复用、阅读行为与认知过程等主题，不仅包括学术研究，还包括项目实践、教学与科研成果转化。	
研究专家学科结构	信息资源管理（5）；测绘遥感信息工程（2）；计算机科学（1）；虚拟现实（1）；文化艺术（1）	历史学（5）；语言文学（4）；计算机科学（2）；信息资源管理（1）；哲学（1）；图书馆（1）
研究项目	文化遗产图像交互式数字叙事系统；敦煌壁画主题词表；敦煌莫高窟文化遗产知识图谱系统；主题网络演化与趋势探测系统；海外博物馆里的中国；文化遗产领域知识纲要；注疏文献语意化建模；科学论文功能单元本体等。	“吾与点”古籍智能处理系统；“经籍指掌”：历代古籍目录集成可视化；“宋元学案”知识图谱系统；朱子年谱可视化系统；“中国历史人物资料库”WEB检索系统；中国古代历史人物迁徙可视化；宋代学术传承关系发现系统。

武汉大学数字人文研究中心的研究主题聚焦在莫高窟等文化遗产，中心研究者学科背景较为丰富，不仅包括测绘遥感信息工程、虚拟现实等专业技术等专业学科人才，更多的是信息资源管理学科人才，研究内容以文化遗产数字资源建设和呈现为主。如该中心的文化遗产图像交互式数字叙事系统，在莫高窟 061 窟主室西壁壁画数字化呈现的基础上，依据壁画描述内容设计出寺庙游、灵异瑞现游、五台线路游三种壁画浏览路线，使学者足不出户即能按主题查阅壁画信息[27]。北京大学数字人文研究中心侧重古籍和历史文献研究，人文社科类研究者的参与度更高，研究项目呼应人文研究学者的现实需求，以历史文献信息资源重构和可视化为导向。如“吾与点”古籍智能处理系统提供自动句读、分词、命名实体识别、关系抽取等基本古籍整理功能；朱子年谱可视化系统，通过建立知识重构表示体系，对朱熹年谱长编进行知识重构，然后利用 GIS 技术对年谱事件进行时空可视化呈现，实现“编年”与“系地”共现[28]。

我国数字人文中心建设主体无论是以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牵引，还是以人文科学来引导，其研究内容皆涵盖文物、古籍、等文化遗产领域，始终围绕人文信息资源建设、组织、分析和呈现的核心内容，这些正是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的用武之地，从而使得信息资源管理学科在数字人文研究中成为不可获缺的学科力量。由于国内数字人文研究起步较晚，拉动人文学科从定性研究并轨到数字人文之路，具有文理交叉学科特征的信息资源管理学科一马当先，充分发挥了其融合数据素养与人文素养的独特优势。与此同时，在资源建设方面，信息资源管理学科有图书馆、档案馆乃至博物馆、美术馆等丰富的人文资源的有力支撑，并在资源组织、计算分析方面，信息资源管理学科具备以下五方面的优势能力：首先是信息形式化能力，即用规范的机器语言来表达信息，其目的是使机器可读。其次是信息细粒度化能力，通过元数据揭示文献内部的信息，即文献中的人、地、时、事、物等内容特征及其相互之

chinaXiv:202307.00001v1

间的关系，目的是使机器可以根据这些信息单元的各项特征属性进行聚类、统计、分析、推理等计算行为。第三是信息语义化能力，即让机器能够理解人类的信息。第四为信息关联能力，即机器可推理，如关联数据和知识图谱就是在信息之间建立可被机器理解的关联关系的技术。最后为知识增长能力，即在信息组织过程中借助机器智能自动地完成知识增长的过程，目前机器学习在自然语言处理、名称实体识别、自动标引和自动分类领域有用武之地[29]。信息资源管理学科在我国数字人文中心建设乃至实践研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4. 小结

调研结果显示，国内外数字人文中心建设主体的社会属性、学科属性和建设模式与国外存在显著差异。国外数字人文中心建设主体的社会属性更加多元，社会参与度更高，个人、基金会等社会组织、企业乃至国家机关的关注和支持有助于数字人文中心的建设多元化与模式丰富化。其次，国内外数字人文中心建设主体学科属性存在结构差异，相比之下，国外数字人文中心存在自建模式、共建模式和复合模式等多种模式，超出半数的数字人文中心建设依赖于人文学院等学科机构，其余近一半年数字人文中心则以高校图书馆（图书馆学）、计算机学院（计算机科学与工程）、信息管理学院（信息科学与技术）以及其他机构。而国内数字人文中心建设则以高校领导的自建模式为绝对多数，由高校统一领导、协调，充分发挥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的优势能力，牵引和整合各学科院系共同参与，打破各院系间的界限，把合作单位从院系细化到研究者，更充分地服务于数字人文跨学科研究。

《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 年)》中“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一级学科改名为“信息资源管理”，有利于二级学科的拓展规划，形成具有内在逻辑关系的一级学科体系”[30], 数字人文成为二级学科规划方向之一。由信息资源管理学科作为主导地位推动数字人文学科的建设与发展，不仅在新学科布局体系下“名正言顺”，更是该学科长期实践探索后的实至名归。信息资源管理学科体系下的数字人文研究将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图书”资源与“情报”技术优势，而是立足人文研究需求，贯穿人文信息资源采集、组织、保存、分析、传播、出版、共享的完整流程，在我国数字人文中心建设以及可持续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 赵生辉, 朱学芳. 我国高校数字人文中心建设初探 [J]. 图书情报工作, 2014, 58(06): 64-9+100.

[2] 苏日娜, 薛玉, 马翠嫦, et al. 新文科背景下的高校图书馆数字人文建设 [J]. 图书馆论坛: 1-10.

[3] 朱前东, 吴育冰. 剑桥大学数字人文实践的合作模式及其图书馆角色 [J]. 图书馆学研究, 2021, (11): 96-101.

[4] 王利君, 杨友清. 澳大利亚高校数字人文中心调查与分析 [J]. 图书馆, 2021, (12): 31-8.

[5] 邓要然, 李少贞. 美国高校数字人文中心调查 [J]. 图书馆论坛, 2017, 37(03): 26-34.

[6] BURGHARDT M, WOLFF C. Centers for digital humanities in Germany [J]. Information-

chinaXiv:202307.00001v1

Wissenschaft Und Praxis, 2015, 66(5-6): 313-26.
[7] GALINA M V, POLINA M R N, VSEVOLOD S A. DIGITAL HUMANITIES: ORGANIZATIONAL FORMS AND INFRASTRUCTURE RESEARCH [J]. Tomsk State University Journal, 2014, (389): 73-81.
[8] RODRIGUEZ-YUNTA L. Cyberinfrastructure for the digital humanities: an opportunity for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in academic libraries [J]. Profesional De La Informacion, 2014, 23(5): 453-+.
[9] WONG S H R. Digital Humanities: What Can Libraries Offer? [J]. Portal-Libraries and the Academy, 2016, 16(4): 669-90.
[10] centerNet.Centers | centersNet [EB/OL].[2023-6-25].https://dhcenternet.org/centers.
[11] Austrian Centre for Digital Humanities Mission [EB/OL].[2022-5-26].https://www.oeaw.ac.at/acdh/about/mission.
[12] H-Net.MIssion Statement | H-Net | H-Net [EB/OL].[2022-6-26].https://networks.h-net.org/node/513/pages/59033/mission-statement.
[13] Rhizome Rhizome>about us [EB/OL].[2022-6-26].https://rhizome.org/about/.
[14] Center for Evolving Humanities.History [EB/OL].[2022-6-26].http://21dzk.l.u-tokyo.ac.jp/CEH/index.php.
[15] Cnr-Istituto di Linguistica Computazionale "Antonio Zampolli" (CNR-ILC) ABOUT CNR-ILC | CNR-ILC [EB/OL].[2022-6-26].https://www.ilc.cnr.it/en/about-cnr-ilc/.
[16] Kings' Digital Lab.Who we are | Kings' Digital Lab [EB/OL].[2022-6-26].https://kdl.kcl.ac.uk/who-we-are/.
[17] Center of Digital Humanities Research.About Us - Center of Digital Humanities Research [EB/OL].[2022-6-26].https://codhr.dh.tamu.edu/about-us/.
[18] Center for Digital Humanities Perm State University.Home [EB/OL].[2022-9-30].http://dh.psu.ru/en/.
[19] The Digital Humanities Laboratory.Yalr DH Lab - About [EB/OL].[2023-6-26].https://dhlab.yale.edu/about.html.
[20] Digital Arts, Sciences, and Humanities.Digital Arts,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 DASH [EB/OL].[2023-6-26].https://dash.umn.edu.
[21] ANU Centre for Digital Humanities Research.About | Centre for Digital Humanities Research [EB/OL].[2023-6-26].https://cdhr.cass.anu.edu.au/about.
[22] Laboratoire de Recherche Historique Rhône-Alpes Laboratoire de Recherche Historique Rhône-Alpes | LARHRA [EB/OL].[2022-6-26].http://larhra.ish-lyon.cnrs.fr/presentation.
[23] Digital Humanities Advanced Research Centre Description—/DH.ARC - Digital Humanities Advanced Research Centre [EB/OL].[2022-6-26].https://centri.unibo.it/dharc/en/centre/centre-description.
[24] Linguistic Data Consortium.About LDC | Linguistic Data Consortium [EB/OL].[2022-6-26].https://www.ldc.upenn.edu/about.
[25] Center for Public History + Digital Humanities About - Center for Public History + Digital Humanities at Cleveland State Universuty [EB/OL].[2022-6-26].https://csudigitalhumanities.org/about/.
[26] 上海图书馆.数字人文—上海图书馆 [EB/OL].[2022-6-26].https://www.library.sh.cn/service/service/11.
[27] 武汉大学数字人文研究中心.关于我们 [EB/OL].[2023-6-26].http://dh.whu.edu.cn/dh/web/menuAndDetail/menuAndDetail.html?rootColumnId=40284882626251910162670883e00000&columnListId=40284882628a61ac016295eb1acc0007&articleId=402

chinaXiv:202307.00001v1

84882628a61ac016295eca8af0008.
[28] 北京大学数字人文研究中心. 主页 [EB/OL].[2022-9-30].https://www.baidu.com/link?url=smRDhnp9lMwkvDxb-7PTJgh9ppBT5jP0WUy5kziwTx-Xub57BbDGIgVLDeATTwoI&wd=&eqid=f4c8589d00052dfc0000000264992507.
[29] 夏翠娟, 张磊, 贺晨芝. 面向知识服务的图书馆数字人文项目建设:方法、流程与技术 [J]. 图书馆论坛, 2018, 38(01): 1-9.
[30] 初景利, 黄水清. 从“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到“信息资源管理”——一级学科更名的解析与思考 [J]. 图书情报工作, 2022, 66(14): 3-9.

chinaXiv:202307.00001v1